

20世紀 中國 名家散文精品

主編：王列生

顧問：王蒙 茹志鵲 白桦 劉心武 邵燕祥



廣州出版社

二十世纪中国名家散文精品

(中)

王列生 主编

顾问:王蒙 茹志鹃 白桦 刘心武 邵燕祥

广州出版社

傅 东 华

山核桃(471)

杭江之秋(474)

父亲的新年(478)

倪 貽 德

佛国巡礼(481)

秦淮暮雨(486)

戴 望 舒

在一个边境的站上(498)

巴黎的书摊(502)

陈 源

行路难(508)

民气(510)

管闲事(511)

共产(513)

许 地 山

落花生(515)

上景山(516)

先农坛(519)

曹 聚 仁

我的读书经验(521)

大水中(524)

说饿(526)

谈魏晋间文人生活(528)

巴 金

海上的日出(531)

鸟的天堂(532)

雨(534)

废园外(536)

夏 衍

野草(539)

旧家的火葬(540)

哭杨潮(543)

魏 金 枝

人的启示(546)

种树(549)

萧 乾

叹息的船(554)

雁荡行(558)

聂绀弩

巨像(574)

上山(578)

沈从文

西山的月(584)

鸣窠围的夜(587)

钱 钟 书

一个偏见(593)

说笑(596)

季 羨 林

年(599)

黄昏(603)

鲁 彦

故乡的杨梅(608)
雪(615)

我们的太平洋(611)

钟 敬 文

羊城风景片题记(619)

西湖的雪景(623)

太湖游记(628)

黄叶小谈(632)

李 广 田

秋天(636)

老渡船(639)

山水(642)

山之子(645)

回声(651)

何 其 芳

黄昏(656)

雨前(657)

树荫下的默想(658)

张 爱 玲

公寓生活记趣(663)

私语(667)

沙 汀

某镇纪事(679)

罗 念 生

龙灯(688)

芙蓉城(691)

黎 烈 文

秋外套(695)

崇高的母性(698)

吴 组 绂

村居记事二则(704)

泰山风光(713)

白 薇

我的家乡(730)

师 陀

谷之夜(744)

铁匠(748)

刘 大 杰

巴东三峡(756)

成都的春天(760)

许 杰

榴槤(762)

热天的路上(767)

跳蚤的故事(772)

苏 雪 林

秃的梧桐(781)

收获(782)

溪水(784)

山窗读画记(786)

冯 至

赤塔以西(792)

赛纳河畔的无名少女(795) 罗迦诺的乡村(798)

在赣江上(802)

人的高歌(805)

丽 尼

长夜(810)

鹰之歌(811)

恶梦(813)

池畔(819)

影(827)

叶 灵 凤

- 我的读书(830) 达夫先生二三事(831)
曹聚仁先生和他的新著(832) 杂忆诗人泰戈尔(834)
中西爱书趣味之异同(835) 读书与版本(842)
海上秋思(843) 江南的野菜(847)
春初早韭(848) 秋末晚菘(849)

陆 蠡

- 水碓(851) 灯(853)
囚绿记(858) 竹刀(861)

陈 荒 煤

- 她第一个向我打开了文学之门(866)
家乡情与家乡味(871)

杨 绛

- 阴(876) 流浪儿(877)
风(878) 喝茶(880)
听话的艺术(881) 窗帘(884)

楼 适 夷

雨(886)

忆老舍(887)

记湖畔诗人应修人(893)

殷夫,永不凋谢的青春(901)

傅东华

傅东华(1893—1971),原名傅则黄,浙江省金华县~~XXX~~文学翻译家,文字学家。著作有《字源》、《汉字》、《现代汉语的演变》,译著有《堂·吉诃德》、《珍妮姑娘》、《奥得赛》、《伊利亚特》等。

山 核 桃

我没有见过山核桃的树,我可曾吃过山核桃的果。

你要吃山核桃,先就得攻进它的那个铁硬的硬壳。你如果牙齿不行,这第一道防线怕就难破。就算这已攻破了,里面仍有许多曲折迂回的硬隔膜,非经一番辛苦诀别的功夫,轻易吃不着它的肉。然而吃山核桃的趣味正在这里。

你如果晓得触类旁通,那末类似山核桃的食品还可举出不少。

老年人没有牙齿,却仍不能忘情于香脆的花生。你知道他们怎么办?他们用一具小木磨儿,把赤裸的花生肉磨成细粉,然后拿瓢匙捎了吃。但这不是杀风景的吃法吗!

花生粉不如花生肉,花生肉不如带衣的花生,带衣的花生不如带壳的花生。此其故,在于剥,摸,嚼三种动作不仅是吃花生的手段,却正是吃花生的目的的一部分。

嗑西瓜子的经验大概是人人有过的。据我自己的经验,我觉得嗑西瓜子是一件最迷人的事,因为你不开头嗑则已,一开了头就要下意识地接连嗑下去,直到供给完了为止,或至少到你的舌头感觉麻木为止。有谁喜欢把现成剥好的瓜子肉抓着吃呢?这就可以证明嗑瓜子的意义多半在于“嗑”。

同样吃蟹粉不如吃整蟹;吃虾仁不如吃整虾。

前几天看过一张名为《五十年后》的理想影片,里面形容五十年后的生活,有一点最叫我失望的,就是那时的食物已可用科学方法制

成一颗小小的丸药一般，只消吞了一丸就可一天或竟几天不饿，这么一来，原可省不少的事，但是人生之中岂不被剥夺了“吃”的权利吗？

又如科学进步，竟已到了能够人工种胎的程度，那末人生之中不又被剥夺了性爱的权利吗？

好在我反正活不到那个时候去，我也用不着担这样的杞忧。如今且把上面那个“不如”的公式应用到别的人生事实上，我们就又记起一段很流行的警句，叫做“妻不如妾，妾不如婢，婢不如妓，妓不如偷，偷不如偷不着”。

你如嫌这几句警句太不摩登，那末说，“结婚是恋爱的坟墓”，岂不既摩登而又哲学的吗？

这些人生的小事实，说起来却很平凡，却是绝少人能够发见那其中潜伏着的一个大原则，即——

人生是一个过程，不是一个目的。

唯其不懂得这个原则，所以多数人为着妄想去达到他们所假定的目的，以致他们的一生大部分成了空白。我想这是大大犯不着的事。

从前的读书人牺牲了“窗下十年”，为的要一旦“飞黄腾达”。我并非说这“窗下十年”不犯着牺牲，是说这十年辛苦有它的本身的价值，不单是一旦“飞黄腾达”的手段而已。如果单单认为一种手段而不认识它本身的价值，那末这十年生活真是一张空白了。

已经飞黄腾达之后，再去回味窗下的十年，犹之结婚之后再去回味恋爱的生活。因有这回味，便足证明当初的生活有它本身的价值，也因有这回味，便足证明你当初未曾充分认识那价值。

在动荡的现代，这个原则的应用似乎尤其重要了。因为在安定的社会里，人的一生还多少可由自己操纵；你所努力奔赴的所谓目的，一旦达到之后，也至少可以暂时的稳定。如今在剧变的潮流中，你能拿着罗盘指定你一生的方向始终不变吗？即使已经达到你的“彼岸”，你能包得住不再被冲击到别处去吗？唯其不能，所以愈加要了解这个原则。

你倘若曾和中年以上的人做朋友，你总曾听见下列的典型的对话：

“多年不见了，听说你近来混的很好。”

“那里那里！还不是连年亏空。听说××很不错。”

“是的，他至少生活是解决了。”

这所谓“生活解决”，无非就是不用做事也可生活的意思。这个“生活解决”，在青年时代或者不是迫切的要求，在中年以上的人，却正是他们所谓“人生的目的”。你说这目的太平凡吗？然而一个社会里究有几人能免俗！而事实上，就是这样平凡的目的也已经是现代生活的一种迷梦了。因为这种“生活解决”和“身后萧条”的比例，你总可以想象得到的。

因生活不解决而苦闷到死，虽属很普遍的现象，实则都由不解人生的本质所致。

人生本是一个过程，它的“解决”就是死。

人生的意义就在这个过程上。你要细细体认和玩味这过程中的每节，无论它是一节黄金或一节铁；你要认识每节的充分价值。人生的丰富就是经验的丰富，而所谓经验，就是人生过程中每个细节之严肃的认识。

宗教家认整个人生都是到另一生活的手段，原是害人不浅。一般人认前半世生活是后半世生活的手段，也同样害人不浅。

谁抱着传种的目的而行性交呢？据我所知，这样的性交十九不能传种。

雕塑家和画家的最后目的在于具体的雕像和画图罢？然而倘没有绘画过程中所感着的趣味，肯做雕塑家和画家的人恐怕要不多罢。

但是音乐和人生尤其相似。当音乐家演奏时，每个声音的发出时必都伴着他自己的情绪的反应。及待曲终，情绪的反应也就终止。音乐只是一个过程，人生也只是一个过程。那里有过一个完全机械的音乐家呢？

但是体认过程和“委命”“随他”完全不是一件事。所以过程论的人生观决不是消极的——反之，却是积极的。山核桃要层层剥才能吃到肉，人要息息的做才能得到经验。

你如不愿吃剥现成的山核桃肉，也就不稀罕人家的“不劳而获”了。

杭江之秋

从前谢灵运游山，“伐木取径，……从者数百人，”以致被人疑为山贼。现在人在火车上看风景，虽不至象康乐会那样杀风景，但在那种主张策杖独步而将自己也装进去做山水人物的诗人们，总觉得这样的事情是有伤风雅的。

不过，我们如果暂时不谈风雅，那末觉得火车上看风景也有一种特别的风味。

风景本是静物，坐在火车上看就变动的了。步行的风景游览家，无论怎样把自己当作一具摇头摄影器，他的视域能有多阔呢？又无论他怎样健步，无论视察点移得怎样多，他目前的景象总不过有限几套。若在火车上看，那风景就会移步换形，供给你一套连续不断的不同景象，使你在数小时之内就能获得数百里风景的轮廓。“火车风景”（如果许我铸造一个名词的话）就是活动的影片，就是一部以自然美做题材的小说，它是有情节的，有布局的——有开场，有 Climax，有大团圆的。

新辟的杭江铁路从去年春天通车到兰溪，我们的自然爱好者就新出版了一部这样的小说。批评家的赞美声早已传到耳朵里，但直到秋天才有工夫去读它。然而秋天是多么幸运的一个日子啊！我竟于无意之中得见杭江风景最美的表现。

“火车风景”是有个性的。平浦路上多黄沙，沪杭路上多殡屋。京

沪路只北端稍觉雄健，其余部分也和沪杭路一样平凡。总之，这几条路给我们一个共同的印象——就是单调。它们都是差不多一个图案贯彻到底的。你在这段看是这样，换了一段看也仍是这样——一律是平畴，平畴之外就是地平线了。偶然也有一两块山替那平畴做背景，但都单调得多么寒伧啊！

秋是老的了，天又下着蒙蒙雨，正是读好书的时节。

从江边开行以后，我就意志凝神的准备着——准备着尽情赏鉴一番，准备着一幅幅的画图连续映照在两边玻璃窗上。

萧山站过去了，临浦站过去，这样差不多一个多钟头，只偶然瞥见一两点遥远的山影，大部分还是沪杭路上那种紧接地平线的平畴，我便开始有点觉得失望。于是到了尖山站，你瞧，来了——山来了。

山来了，平畴突然被山吞下去了。我们进了山的行列，山做我们前面的仪仗了。那是重叠的山，“自然”号里加料特制的山。你决不会感着单薄，你决不会疑心制造时减料偷工。

有时你伸出手去差不多就可摸着山壁，但是大部分地方山的倾斜都极大。你虽在两面山脚的缝里走，离开山的本峰仍旧还很远，因而使你有相当的角度可以窥见山的全形。但是哪一块山肯把它的全形给你看呢？哪一块山都和它的同伴们或者并肩，或者交臂，或者搂抱，或者叠股。有的从她伙伴们的肩膊缝里露出半个罩着面幕的容颜，有的从她姊妹行的云鬓边透出一弯轻扫淡妆的眉黛。浓妆的居于前列，随着你行程的弯曲献媚呈妍；淡妆的躲在后边，目送你忍心奔驰而前，有若依依不舍的态度。

有碍这样使我们左顾右盼的应接不暇了二三十分钟，这才又象日月落后秋江期间的状态，平畴慢慢的吐出来了。但是地平线终于不能恢复，那逐渐开展的平畴随处都有山影作镶银；山影的浓淡就和平畴的阔狭成了反比例。有几处的平畴似乎是一望无际的，但仍有饱蘸着水的花青笔在它的边缘上轻轻一抹。

于是过了涓池，便又换了一幕。突然间，我们车上的光线失掉均

衡了。突然间，有一道黑影闯入我们的右侧。急忙抬头看时，原来是一列重叠的山嶂从烟雾迷漫中慢慢地遮上前来。这一列山嶂和前段看见的那些对峙山峦又不同。它们是朦胧的，分不出它们的层叠，看不清它的轮廓，上面和天空浑无界线，下面和平地不辨根基，只如大理石里隐约透露的青纹，究不知起自何方，也难辨迄于何处。

那时我们的左侧本是一片平旷，但不知怎么一转，山嶂忽然移到左侧来，平旷忽然搬到右侧去。如是者交互着搬动了数回，便又左右都有山嶂，只不如从前那么夹紧，而左右各有一段平畴做缓冲了。

这时最奇的景象，就是左右两侧山容明暗之不一。你向左看时，山的轮廓很暧昧，向右看时，却如几何图画一般的分明。你以为这当然是“秋雨隔田塍”的现象所致，但是走过几分钟之后，暧昧和分明的方向忽然互换了，而我们却是明明按直线走的。谁能解释这种神秘呢？

到直埠了。从此神秘剧就告结束，而浓艳的中古浪漫剧开幕了。幕开之后，就见两旁竖着不断的围屏，地上铺着一条广漠的厚毯。围屏是一律浓绿色的，地毯则由黄、红、绿三种彩色构成。黄的是未割的缓稻，红的是荞麦，绿的是菜蔬。可是谁管它什么是什么呢？我们目不暇接了。这三种彩色构成了平面几何的一切图形，织成了波斯毯、荷兰毯、纬成绸、云霞缎……上一切人类所能想象的花样。且因我们自己如飞的奔驰，那三种基本色素就起了三色板的作用，在向后飞驰的过程中化成一切可能的彩色。浓艳极了，富丽极了！我们领略着文艺复兴期的荷兰的画图，我们身入了《天方夜谭》里的苏丹的宫殿。

这样使我们的口胃腻得化不开了一回，于是突然又变了。那是在过了诸暨牌头站之后。以前，山势虽然重叠，虽然复杂，但只能见其深，见其远，而未尝见其奇，见其险。以前，山容无论暧昧，无论分明，总都载着厚厚一层肉，至此，山才挺出嶙峋的瘦骨来。山势也渐兀突了，不象以前那样停匀了。有的额头上怒挺出铁色的巉岩，有的半腰里横撑出骇人的刀戟。我们从它旁边擦过去，头顶的悬崖威胁着要压碎我们。就是离开稍远山岩，也象铁罗汉般踞坐着对我们怒视。如此，

我们方离了肉感的奢华，便进入幽人的绝域。

但是调剂又来了。热一阵，冷一阵，闹一阵，静一阵，终于又到不热亦不冷，不闹亦不静的郑家坞了。山还是那么兀突，但是山头偶有几株苍翠欲滴的古松，将山骨完全遮没，狰狞之势也因而减杀。于是我们于刚劲肃杀中复得领略柔和的秀气。那样的秀，那样的翠，我生平只在宋人的古画里看见过。从前见古人画中有石绿，往往疑心自然界没有这种颜色，这番看见郑家坞的松，才相信古人著色并非杜撰。

而且水也来了。一路来我们也曾见过许多水，但都不是构成风景的因素。过了郑家坞之后，才见有曲折澄莹的山涧山溪，随山势的迂回共同构成了旋律。杭江路风景到郑家坞而后山水备。

于是我们转了一个弯，就要和杭江秋景最精彩的部分对面了——就要达到我们的 Climax 了。

苏溪——就是这个名字也象具有几分的魅惑，但已不属出产西施的诸暨境了。我们那个弯一转过来，眼前便见烧野火般的一阵红，——满山满坞的红，满坑满谷的红。这不是枫叶的红，乃是柏子叶的红。柏子叶的隙中又有荞麦的连篇红秆弥补着，于是一切都被一袭红锦制成的无缝天衣罩着了。

但若这幅红锦是四方形的，长方形的，菱形的，等边三角形的，不等边三角形的，圆形的，椭圆形的，或任何其他几何图形的，那就不算奇，也就不能这般有趣。因为既有定形，就有尽处，有尽处就单调了。即使你的活动的视角可使那幅红锦忽而方，忽而圆，忽而三角，忽而菱形，那也总不过那么几套，变尽也就尽了。不，这地方的奇不在这样的变，而在你觉得它变，却又不知它怎样变。这叫我怎么形容呢？总之，你站在这个地方，你是要对几何家的本身也发生怀疑的。你如果尝试说：在某一瞬间，我前面有一条路。左手有一座山，右手有一条水。不，不对，决没有这样整齐。事实上，你前面是没有路的，最多也不过几码的路，就又被山挡住，然而你的火车仍可开过去，路自然出来了。你说山在左手，也许它实在在你的背后；你说水在右手，也许它实在在你的面前。因为一切几何学的图形都被打破了。你这一瞬间